

男同性戀者的父親

一個共同的在診斷中的寫照

作者：心理學家約瑟夫·尼克羅西博士（Dr. Joseph Nicolosi）

許多人都會同意男同性戀的成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成因可能是預先安排好的，在生理方面備受影響的氣質。（一九九三年Byne and Parsons）不過卻沒有科學根據證明同性戀是直接遺傳的，好像眼睛的顏色可能遺傳一樣。（一九九六年Satinover）

最近的政治壓力做成了研究這問題的人否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因素在數十年以來，都被在診療室做研究工作的人所強調的——就是成長的因素，特別提到父母的影響。一個研究關於男同性戀者的文學顯示其中許多的證據是出於這位男同性戀者在他未有同性戀取向時和父母的關係也出了問題。（West 一九五九年，Socarides 一九七八年，Evans 一九六九年）；在許多研究者之中，父子的關係是他們認為對這男孩後來的發展最有影響的。（Bieber et al 一九六二年，Moberly 一九八三年）。

一個心理分析的假設，是假定在男孩子認定自己的男性身份時的成長期，他和父親的關係不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也是比較早期的事，由於父子的關係不好，孩子認為父親拒絕自己。結果他長大後不可以完全和父親認同，特別不可以確定父親所代表的男子氣概。

沒有男子氣和在孩童時代行為女性化，往往就是長大以後有同性戀行為的先兆。（Green, 一九八七年，Zuger, 一九八八年）；如果把這一現象和其他有關的因素連繫起來——特別是常被人認為和同性的朋輩關係疏離，和父子的關係不佳——它們都使人感覺他不可以完全確認自己的性別身份。在這情況的最極端的時候，同樣的特徵（往往做成同性戀）在孩童時代就被界定為欠缺性別一身份確定的能力。（Zucker and Bradley, 一九六六年）。

其中一個不可以認定自己身份的理由是在男孩子開始有戀母情結之前，父親因為自戀情緒使孩子受到傷害。（往往孩子是有非常敏感的氣質。）這個傷害似乎是出現在一個重要時期，就是孩子要認清楚自己身份的時候，他必須承擔責任去接受一個男性身份的時候。這個傷害最終成為一個保護自己的方法，使他和自己的男性身份及其他人的男性身份有距離。作為一個成年人，同性戀者往往把這看為「那受傷的小男孩的情意結。」（尼克羅西，一九九一年）

當我治療一些有同性戀的男性時，接觸了一些認為同性戀的行為是一種病態，是不理想和和不正常的。有時候我會邀請他們的父親一同參與他們兒子的治療。這樣我

就有機會對於其中一些父親的最常見的性格特徵有所認識。這個討論企圖確認一些這些同性戀者共有的需要診治的特色。

為了完成這份報告我集中注意力在十六位父親身上，他們都是在我行醫以來比較典型的一十二個父親有十多歲至三十歲左右的兒子，另外四位父親有年齡較輕的兒子，他們都是不可以確定自己性別身份的人，很明顯是有機會成為同性戀的男孩子，(大約四至七歲左右)。這些父親大部份看來是心理正常的，而且他們和許多其他的父親一樣，是對孩子充滿好意的；只有一個個案這位父親是非常嚴重地受到影響，把殘酷的感情加在他孩子的身上。

但是作為一個小組，這些父親的特性在他們都不可以抵抗他們的兒子對他們有保衛性的疏離態度。他們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不可以吸引兒子到他們自己的男性領域。

診治時的感覺

大概來說，我們可以歸納這些父親在感情上是逃避的。當我們研究他們的歷史就會發現他們和父親的關係惡劣。他們傾向於把一切和感情有關的事也遷延給他們的妻子，而且看來是特別依賴她們去做這方面的指引，演繹者和發言人。

雖然他們都表示希望他們的兒子可以轉移至異性戀，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堅持到底幫助他們的兒子達到這目標。在第一個父子一同出席的診治過程，有一位父親非常傷心地哭訴說他十五歲的兒子曾經對他說，父親令他非常失望；但是跟著而來的幾個月，他雖然駕車送兒子去診所，但在途中竟然沒有和兒子說一句話。

其次，雖然他們往往看來是很合群和非常受人歡迎，這些父親傾向於沒有特別重要的男性朋友關係。這情況使他們沒有能力和男士有感情上的接觸；由於這情況是長久和明顯，我們實在不可以掉以輕心說這是「典型的美國人」。比較來說我行醫以來的體會是這些父親是一群在能力上顯著地是受到限制，不大可能和男性有感情方面的關係的人。

從他們的兒子們最期的日子，這些父親表現了不同程度的能力去體會和對他們的兒子和他們疏遠的現象作出反應。有一些非常幼稚地認為從他們的角度看來兒子和他們有非常良好的關係；但是他們的兒子卻認為父子的關係是「非常惡劣的」。不過，組內大約有一半父親，非常難過地承認父子的關係一向是惡劣的；在他們反思的時候也感受到他們的兒子從很早期的孩提時代已經開始抗拒他們。對大部份的父親來說，孩子為甚麼抗拒他們是一個謎，而他們只可以表示非常無助和認命的態度，並且感到十分困擾。當我強迫他們面對現實時，這些人會更進一步表達他們是受到傷害和有非常深的憂愁。非常諷刺地，這些情緒一無助，傷害和困擾一似乎出現在父親和兒子身上；當我的病人形容他們對父子關係的感覺時也有同樣的情緒。

同性戀者的父親一個共通的特徵似乎在他們沒有能力去使用他們的力量去改善他們和兒子所有的父子關係的問題。所有的男士承認面對兒子對他們的冷淡或者抗拒的表現感到無助和似乎是「膠住了，不能移動」。他們似乎有一個共通的特性，就是退縮和逃避及感到受傷害，而不會活躍地伸展開來去和兒子重建關係。由於他們專心地保護自己和不願意冒會受傷的危險去給兒子他們所希望的關懷，他們就沒有辦法去彌補他們之間的感情的裂痕。有些父親表現了自戀的性格特徵。有些父親是非常嚴厲地和兇狠地批評他們的兒子；有些是冷淡和嚴格的；大部份的父親也是比較溫柔和軟弱的，並且心平氣和，他們的特性是在感情方面是沒有足夠能力的。當我輔導他們的時候，我想到的一個典型的心理分析名詞是「默許的」—默許的父親。

我們可以肯定同性戀是由許多不同的因素所做成，而不可以只是歸咎於父子關係的錯誤。同性戀兒子的父親往往也是異性戀兒子的父親—所以父親的性格很明顯地不是唯一做成兒子有同性戀傾向的理由。形成同性戀傾向的其他理由，就我所知包括了一個不友善和令人恐懼的大哥，一個活躍地以輕蔑的態度談論男子氣概的母親，在孩童時代被另一位男性誘姦，由於這男孩子在體育方面無能，或者比較怕事而被同伴標籤；近年來文化的因素鼓勵一個困擾和不肯定的男孩子對男同性戀群體有興趣；至於男孩子本身如果是比較敏感，比較脆弱，而在性格方面又往往是被動也較容易成為同性戀者。

但是同一時期我們不可以忽視這些父親在性格上有這許多另人印象深刻的共同特徵。

有兩個個案，兩位父親都是非常投入和深切地委身於兒子的治療，但他們都承認在兒子年幼的時候他們在感情上是不存在的。在這兩個個案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個性出了問題而是由於環境問題使他們在感情上和兒子疏遠。其中一個個案父親是紐澤西洲的一位外科醫生，當時他在醫學院上課以便可以令他的家庭和三位年幼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經濟支持。第二位父親是一個亞利桑那洲的汽車技工。他說當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因為孩子的母親有了身孕而被迫結婚。他承認自己從未愛過孩子的母親，所以他常常不在家，根本上是拋棄了這位母親和孩子。兩位父親，現在是比較成熟和願意委身去重建父子的關係，對於他們的治療特別有興趣。但在這兩個個案中，這兩個兒子已經在抵抗和他們的父親有任何感情上的關係。

企圖在治療時作一些有效的對話

我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感覺是這些父親在與孩子一同出席的治療過程中，如果要他們直接和兒子對話就會表現出一種無助、不安和為難的感覺。

這些男士傾向於不相信心理學的理念和溝通方法，如果他們被挑戰要深入地和兒子對話，就會表現得困擾和容易不知所措。在輔導時我若給他們一些指令，他們履行的時候往往是照足字面的意思，完全機械化和一點也不是自發的。父子之間往往有

很明顯的互不相容的情況，頑固地抵抗對方和有非常深刻的憂傷。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在扮演「傳話的母親」角色，這個角色是父親所鼓勵的，但有時候也是兒子所要求的。作為「傳話的母親」我發現自己把自己臆測的感情和意義加在父親那若斷若續的字句中，而把那更完滿的意思告訴兒子，在為兒子傳話時也是一樣。

有些父親表達他們的關心時卻「說了不應說的話，」而另一些父親卻因為恐懼而完全癱瘓。在對話的時候，父親們表現出很大的困難，似乎不可以超越他們自己的自覺，和他們對兒子的說話所作的反應。這限制了他們在這治療過程中的移情和協調能力，和他們對兒子的處境和感受所作的反應。

當他們的兒子和他們說話時，這些父親似乎是被堵塞了，和不能作出反應。往往在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可以有以下的反應：說他們是「太困惑」，「受到太太的傷害」，「覺得有太太的挫敗感覺」。一位父親說他是「太憤怒」，不可以參與他那十多歲兒子的治療時間—他甚至要兒子的母親把這口訊轉給我。有幾位父親在父子的關係稍為好轉，就似乎要逃避，甚至對我說：「現在一切順利，我可以走嗎？」

治療前的調解

在父子共同的治療時間開始以前，治療師要幫助病人有一個清晰的感覺，知道他希望從父親身上得到甚麼。如果只是讓父親知道這一連串的投訴是無濟於事的。病人也應該決定他要用一個清楚和有建設性的方法去取得他的答案。這樣的預備工作把兒子的立場由一個完全無助的投訴人身份轉向一個集中注意力於他的真正需要，並且可以有效地說出自己的需要。

最致命的進退兩難境況

最後，在父子共同的治療時間往往會達到某一點，就是我說「最致命的進退兩難境況」這一個在對話中的死結—似乎要重覆之前父子之間的裂痕—這情況可以在兩個階段中發生：

第一個階段：在治療師的幫助之下，兒子向父親提出他的需要和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聽到兒子所說的一切，父親的感情受到影響，他是如此震撼使他不可以回應兒子向他提出的一切。他被自己的反應弄得手足無措，使他變得非常「憤怒」，「受傷害」，「不安」，或者「困擾」使他不可以面對兒子的需要。由於他內心的反應堵塞了他的能力，他是不可以把兒子所要求的交給他。

第二個階段：另一方面，兒子不可以容忍父親隔絕的情感反應，因為這和他對他所要求的肯定答案不同。要接受父親的沒有反應，兒子感到自己一定要放棄他所提出的要求。兒子唯一可以做到的反應是再一次退縮到他所作的防衛網，這距離就是造成父子之間不好的關係的重心。兒子不可以從父親的毫無反應感受移情作用，因為當他這樣做時就會非常痛苦地回想到童年時代被拒絕的痛苦，這印象是深

刻的而且充滿憤怒：例如那專橫的態度，「我父親的需要必須永遠在我的需要之前，」這兒子所受的傷害和憤怒是暗藏於他的回應中，因為他認為父親不是不可以注意他，對他有感情，或者讚許他所作的一切，父親的「無能」只不過是一個已經不管用的藉口，而父親對他的注意，感情和讚許也是他長久以來所渴望的。事實上父親的沒有反應對兒子來說只不過是他的老把戲，只會重新引起了兒子過往的一切痛苦。

這致命的進退兩難境況開始的時候，我相信是在孩子可以用說話去表達自己之前的嬰兒時代。這一點也由父親的回憶中肯定了，「我的兒子永遠不會正視我。我會用手托著他的臉，強迫他看我，但他卻一定會把眼睛投射到其他地方而避開我的目光。

當我和這些父親進行治療時，我開始看到他們所受的嚴重傷害—這傷害是由於他們的兒子對於他們所有企圖改善兩人之間的關係無動於中，（無論這努力是如何的薄弱。）

當他仔細地去想他那現在已經年老的父親時，有一個病人非常憂傷地回想到：

「我為父親感到悲哀。他永遠是那麼感覺遲鈍，在感情方面是那麼無能。在家裡許多的互動行為他簡直是迷惑不解。他是愚鈍的，無能的。我覺得他非常可憐。」

這些父親們看來是不願意或者是不可能開放自己，和在兒子面前表現得很軟弱；不可以伸展出來，去聆聽他們兒子的痛苦和因為他們所感受的憤怒，也不可以誠實地回應。他們感情方面的可能性被堵塞了，同時他們不可以把兩人之間的關係所有的問題倒轉過來。反而他們保持疏離，看來似乎沒有感情和無助。

在父子共同的輔導時間，沒有一位父親可以領導二人的對話。當對話不可以持續的時候，他們不可以首先發動溝通。我相信這些父親長久以來不可以超越他們自己被堵塞的感情，伸展到他們的兒子身旁的情況，在造成兒子沒有能力向前，進入完全和正常的男性身份和與異性有正常的關係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Bibliography

書目提要

Bieber, I. et al (1962) *Homosexuality: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Male Homosexuals*. New York: Basic Books.

Byne, W. and Parsons, B., "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iologic theories reappraised,"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vol. 50:228-239, March 1993.

Evans, R. (1969). Childhood parental relationships of homosexual m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3:129-135.

Green, Richard (1987) "The Sissy Boy Syndr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ity. New Haven, Ct.: Yale U. Press.

Moberly, Elizabeth (1983) *Homosexuality: A New Christian Ethic*. Greenwood, S.C.: Attic Press.

Nicolosi, Joseph (1991) *Reparative Therapy of Male Homosexuality; A New Clinical Approach*.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1991.

Satinover, J. (1996). *Homosexu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uth*.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Socarides, Charles (1978). *Homosexuality*. New York: Jason Aronson.

West, D.J. (1959). Parental figures in the genesis of male homosex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5:85-97.

Zucker, K. and Bradley, S. (1995)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and Psychosexual Proble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Y.: The Guilford Press.

Zuger, Bernard (1988) Is Early Effeminate Behavior in Boys Early Homosexuality?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vol. 29, no. 5 (September/October) p. 509-519.